

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之歐亞整合能源戰略*

許菁芸

國立政治大學俄羅斯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從21世紀開始，低敏感性的區域經濟整合已成為目前國際的趨勢。俄羅斯因應區域經濟整合趨勢，從傳統主導安全性區域整合改採以更有地緣政治優勢的能源戰略，來促進其建立在新「歐亞主義」的「歐亞經濟聯盟」。本文以地緣政治之能源戰略視角，檢視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的地緣政治與能源紛爭，並以交易成本經濟模型作為綜合型架構。本文認為國家作為一個理性行為者，俄羅斯運用地緣政治能源戰略降低交易成本。最後本文以交易成本變項來進一步分析前蘇聯國家與俄羅斯之議價能力。

關鍵詞：俄羅斯、前蘇聯國家、能源戰略、交易成本、歐亞聯盟

* * *

壹、前言

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局勢劇變，經濟競爭滲透著政治利益衝突，政治利益衝突又推動著經濟競爭或對抗，而能源一直是這種政治經濟大競賽的一

* 本文為109年國科會專書研究計畫「普欽政權20年：中央再集權之延續與轉變」（109-2410-H-004-186-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作者非常感謝本刊三位匿名審查人對此論文悉心審閱並提供寶貴意見，提供本文修繕與更多延伸性的思考。

個關鍵領域。能源，特別是石油和天然氣，在21世紀依舊在國際局勢中占據主導地位。

俄羅斯是油氣資源最豐富的國家之一，是世界大國中的主要能源輸出國之一。根據俄羅斯能源戰略評估，俄羅斯境內之天然氣佔了世界天然氣儲量的1/3，石油儲量的1/10。能源產業幾乎佔俄國內生產總值的四分之一，約佔投資的三分之一，出口的二分之一以上和約40%的預算收入。（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Ф, 2020: 10-11），油氣收入增加是俄羅斯近年來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雖然從2014年技術進步促進了美國頁岩油和頁岩氣產量的增加，導致油價與天然氣價格急劇下跌，油價在40-60美元間低迷擺盪，而自2020年起，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全球油氣需求大幅下降，供過於求，更使得原油期貨價格在2020年4月跌至負值。但是自2021年起，由於國際疫苗的研發與推出，經濟活動的復甦，經濟生產的增加帶動能源消耗的快速成長，國際原油價格又開始走強（70.91美元/桶），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俄羅斯目前的經濟情勢充分受益於國際能源市場價格暴漲，目前國際原油價格平均高於100美元，6月到達120美元（IMF, 2022）。俄羅斯長期依賴石油與天然氣的出口，石油和天然氣價格的漲跌大幅影響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不僅是俄羅斯的經濟命脈，也影響著俄羅斯總統普欽的政治前途與外交政策規劃。

俄羅斯總統普欽十分重視制定本國中長期的能源戰略，並由此推動了2003年「俄羅斯2020年前能源戰略」（Russia's Energy Strategy to 2020；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2009年「2030年前俄羅斯能源戰略」（Russia's Energy Strategy to 2030；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0 года）、2014年「2035年前之能源戰略草案」（Проект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及最新的2020年由總理米舒斯京（Mikhail Vladimirovich Mishustin, Михаи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Мишустин）批准能源部提交的「俄羅斯2035年前能源戰略」（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¹ 普欽領導下的俄羅斯政府以前述能源戰略為導向，一方面推動了本

¹ 俄能源戰略大約每5年更新一次，俄羅斯各種戰略方案的公佈會隨著國際情勢而定。2014年的「俄羅斯2035年前能源戰略草案」提出了包括降低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

國油氣產量及出口能力的增加，從而擴大了在世界油氣市場上的地位，另一方面，更利用俄羅斯的能源政策作為其外交政策上的工具，尤其針對前蘇聯國家²—獨立國協國家，發展在「歐亞經濟聯盟」（Евразийск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ЕАЭС,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EAEU）內的能源合作（Медведев, 2016）。

從21世紀開始，區域整合（regional integration）已成為目前國際的趨勢，尤其是相較於在衝突面較為高敏感性的安全性的區域整合，低敏感性的區域經濟整合已儼然成為各個國家在區域整合上優先的選擇。從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對於前蘇聯國家地區一直保持著相當關照的態度，以強勢的國力建立安全性的區域組織，但收效不彰。因此，俄羅斯因應區域經濟整合趨勢，漸漸改採以更有地緣政治優勢的能源戰略，來促進其建立在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的「歐亞經濟聯盟」。

因此，俄羅斯如何能夠讓前蘇聯地區國家願意加入俄羅斯所主導的區域經濟整合組織，除了傳統以地緣政治來分析外，再佐以「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的概念—也就是以實施能源戰略來降低交易成本，促使更加清晰了解俄羅斯之所欲達成的目標—仿蘇聯模式與前蘇聯國家經濟整合的模式。本研究認為俄羅斯積極利用能源戰略，來實施對前蘇聯國家區域經濟整合的手段和目的，一方面提升了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弱化了前蘇聯國家的反俄傾向。

因此，本文之研究目的如下：

其一、以能源地緣政治與交易成本之相關理論，建立以能源地緣政治下之交易成本之前提假設與綜合性分析架構。

程度、調整能源結構、加大能源科技創新、拓展亞太市場等一系列措施。其中，降低對能源的依賴及提高對亞太地區的出口成為重點。新版戰略根據近年來國際能源格局變化對2014年版本能源戰略進行了完善及調整，新版戰略認為，OPEC減產協議及美國頁岩油氣對俄能源產業的衝擊將具有長期性。在滿足國內能源需求的基礎上，如何穩固俄在國際能源市場上的地位，成為此次新版戰略的核心內容。（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0）

² 本研究所說之前蘇聯地區國家，主要是以1991年參與「獨立國協」國家，因此並不包含波羅的海三國。況且波羅的海三國都早於2004年加入歐盟和北約，不可能參與俄羅斯所倡之歐亞整合。

其二、探討俄羅斯「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和歐亞區域內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的整合過程與現狀。

其三、以傳統地緣政治面分析俄羅斯能源戰略之蘇聯遺緒與發展，並以中亞能源和裏海爭端來進一步探討俄羅斯作為有限理性的行為主體之投機主義傾向，再以能源地緣政治下之交易成本視角分析俄羅斯對前蘇聯地區之能源武器戰略：關門武器(Tap weapon)戰略和轉運通路武器(Transit weapon)戰略，並以交易成本變項來進一步分析前蘇聯國家與俄羅斯之議價能力。

其四、分析俄羅斯和前蘇聯地區國家在未來歐亞區域整合之可能機會與限制。

貳、能源地緣政治與交易成本：操作型前提假設與綜合分析架構

一、能源與地緣政治

在傳統地緣政治中，地緣政治建立在闡釋國家在地理空間的權力關係與權力運作。其基本範疇就是「空間控制」(space control)，探討的是權力在空間的投射(projection of power in space)(Orakhelashvili 2008: 155)。地緣政治之行動關係到權力和利益，而涉及地緣政治空間就是權力，更多的空間意味著更多的權力，因此，傳統地緣政治的研究如麥金德(H. Mackinder)、斯派克曼(N. Spykman)皆有著相當濃厚的「敵我」概念。

在俄羅斯的地緣政治研究中，「國際歐亞主義運動」(International Eurasian Movement,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движение)領導人杜金(A.G. Dugin, А.Г. Дугин)提倡的「新歐亞主義」，融合了麥金德、斯派克曼，豪斯霍弗(K. Haushofer)等許多經典地緣政治著作中的多種元素，他所指的歐亞區域(Eurasia)是以俄羅斯、東歐、中亞為主要區域的歐亞大陸的中心區域，其中，前蘇聯國家(包含中亞)則是被俄羅斯視為當然之「勢力範圍」，「如果俄羅斯不立即開始重建歐亞大空間，即重新建立其戰略、政治和經濟影響的自然範圍……它將使自己和生活在『世界島』上的所有人民陷入一場災難」。(Дугин 1997: 172)而理所當然地，能源是最能突顯俄羅

斯地緣政治戰略運作的工具，石油與天然氣的能源生產與運輸皆是俄羅斯在空間與權力控制的地緣政治場域，據此，2004年開始，俄羅斯政府轉向國家主權主義（statism），將石油、天然氣與重要地下礦產資源鎖定控制「戰略」（strategic）部門³（Hanson, 2007: 879-883）。能源市場獨立於國內外的市場機制，其穩定往往從屬於國家的政治或軍事目標和國家安全。

在能源與地緣政治安全的觀點，可以從區域權力平衡去分析強權對於其「勢力範圍」國家想建立「同質性安全區域」的動機、外交戰略與作為（許菁芸、宋鎮照，2013: 66），卻也無法真正具體去看出「勢力範圍」國家或區域內國家相對應之因應。再者，俄羅斯的經濟受到自身經濟結構過於倚重油氣資源的影響，除了國際油價的影響外，轉運通路，也就是油氣管道的重要性對於俄羅斯的歐亞區域整合計畫有著極大的影響，因此，作者認為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所提出的「交易成本」理論，其特點為研究在法律缺位時，在特定的交易屬性下如何通過制度設計來改善治理結構的問題，這與地緣政治理論中國際體系下所處的「無政府狀態」的前提假設和分析方法上有頗多類似，可以有助於去解釋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的區域整合計畫的實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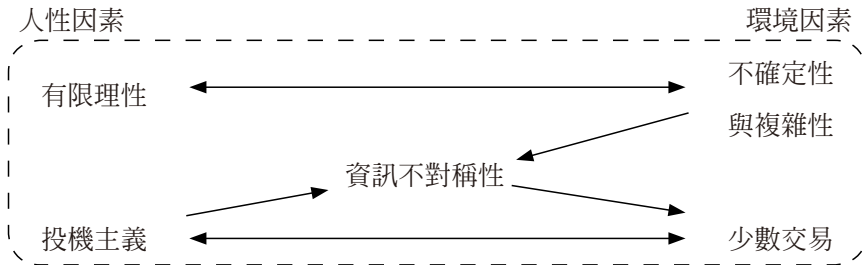
二、交易成本：以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觀點

寇斯（Ronald H. Coase）在其1937年所發表的關鍵著作「公司的本質」（“The Nature of the Firm”）中提出交易成本為公司形成的主要原因後，提出交易成本與經濟組織之間的關聯性研究。之後，威廉姆森進而提出交易成本理論（1975; 1979; 1991; 2010），更引起學界的重視。隨著新制度經濟學的不斷發展，交易成本運用和解釋的範圍被廣泛拓展到組織形態、制度變遷、政治制度甚至國際合作等領域。

威廉姆森（1975）認為，為了確保契約關係的建立和實施，就必然要發生一系列活動並產生一系列成本，交易無法順利進行是因為在交易的過程中，受到人性因素和環境因素所影響導致市場失靈（Market failure），造成市場交易的困難和交易成本的產生。如圖1所示，人性因素包括有限理性（bounded

³ 除了石油和天然氣外，現在更逐步擴大到銀行和國防相關工業。

圖1 交易成本的產生因素



資料來源：Williamson, 1975:40

rationality) 以及投機主義 (opportunism)⁴，環境因素包括不確定性與複雜性 (uncertainty and complexity) 以及少數交易 (small number)，另外資訊不對稱性 (information asymmetry) 也會使交易成本增加。

威廉姆森進一步將影響有限理性和投機主義的因素細化為「資產專屬性 (Asset specificity)、不確定性 (Uncertainty) (環境不確定性和行為不確定性)、交易頻率 (Frequency)」三種變項 (Williamson, 1991)。「資產專屬性」是威廉姆森提出的最核心的概念。資產專屬性在能源地緣政治上具有很強的適用性，尤其是油氣管線 (oil and gas pipelines)，更涉及了地緣政治與資產專屬性。油氣管線的鋪設除了前述之交易成本類型外，尚需要考慮事前與事後的交易成本，事前成本包含契約簽訂和政治交易成本，而事後成本是指對協議的維護和執行過程中發生的成本。為了適應專屬性資產，應建立專用治理結構。但建立這種專用治理結構是需要成本的。當交易數量很大、交易頻率很高時，這種成本是容易補償的。(Williamson, 2010)

三、操作型前提假設與綜合性分析架構：能源地緣政治下之交易成本視角

根據前述地緣政治和交易成本探討，作者建立了以能源地緣政治下之交易

⁴ 根據威廉姆森的定義，投機主義是指經濟行動者「狡猾地追求自利 (self-interest seeking with guile)」(Williamson, 1975:6)。

成本視角的前提假設與綜合性分析架構。

（一）前提假設

本文中的互動主體是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因此，在國家行為主體上，根據地緣政治和交易成本理論做了幾項假設：

1. 國家行為主體的前提假設

前提假設一、由於國際體系是「無政府」狀態，國家所處的環境具有不確定性。

前提假設二、國家是「有限理性」的行為主體。

前提假設三、國家有「投機主義（opportunism）」，「狡猾地追求自利」傾向。

2. 國家間關係中交易成本的前提假設

前提假設一、國家關係間的交易成本不可避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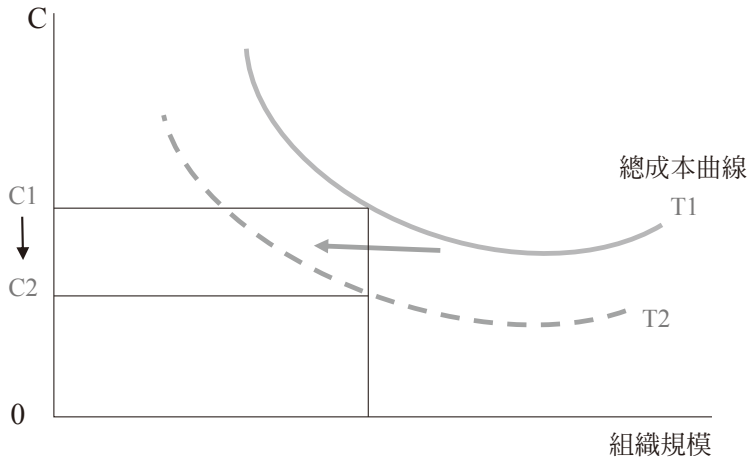
前提假設二、國家只有在成本收益分析中，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MR=MC$ ），到達利潤最大化（Profit Maximization）的條件下，才會進行國家權力讓渡。（見圖3）

前提假設三、國家的投機主義傾向，因國家間交易所產生額外的交易成本，產生了對區域經濟整合制度安排的需求。

（二）綜合性之架構

針對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地區的關係，作者試圖套用上面之假設，解釋而設計出整體的研究架構。本研究架構首先套用經濟學的邊際成本（marginal cost, 簡稱MC）和邊際收益（marginal revenue, 簡稱MR）概念，把國家視為一個理性的行為者一如廠商，廠商的生產計畫是依據邊際報酬與支出結構而定，廠商的生產會追求利潤最大化，也就是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 $MR=MC$ ）。但是，因為國際環境的不確定性與複雜性，所以在訊息不對稱的狀態下，國家是「有限理性」的行為主體。有限理性的行為主體間互動就一定會產生交易成本。因此，如果能在一定的組織規模下，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 $C1 \rightarrow C2$ ），就可以使總成本線整條線向左移動（ $T1 \rightarrow T2$ ），降低總成本（如圖2）。

圖2 交易成本與組織規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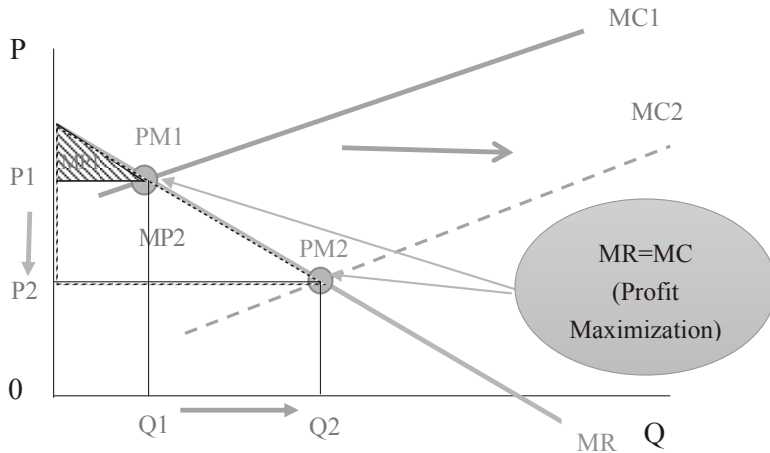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降低總成本，也就能促使邊際成本線向右移動（ $MC1 \rightarrow MC2$ ），使得利潤最大化的點產生移動（從 $PM1$ 移至 $PM2$ ），進而降低地區整合的成本（ $P1 \rightarrow P2$ ），也可以有效地增加願意參與地區整合的國家行為主體的數量（ $Q1 \rightarrow Q2$ ）。（如圖3）

關於交易成本的計量問題，威廉姆森認為，通過契約之間進行比較的方法可以降低交易成本計量上的困難，因為比較只是對各種契約交易成本差異程度的比較而不是數量的比較。（Williamson, 1991）因此，如果以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地區的關係互動來看，因為很難實際去量化國家和國家間的戰略考量，所以這是一個概念性的政治經濟模型運作。

在本文的操作型架構中，俄羅斯從地緣政治，並透由能源武器的戰略運作去影響前蘇聯地區國家，並從交易成本面之「資產專屬性（Asset specificity）、不確定性（Uncertainty）（環境不確定性和行為不確定性）、交易頻率（Frequency）」三種變項，研究俄羅斯在地緣政治上要維持地區整合的戰略（能源武器）。如俄羅斯有效運用能源戰略，降低交易成本（ $MC1 \rightarrow MC2$ ），就有可能使前蘇聯國家願意參與俄羅斯所主導的地區經濟

圖3 利潤最大化的操作型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整合（ $Q1 \rightarrow Q2$ ），讓邊際利潤範圍擴大（小三角形MP1至大三角形MP2），以達到獲取經濟利益與整合前蘇聯國家的目的。

參、俄羅斯「新歐亞主義」與前蘇聯國家地區的區域整合現況

一、俄羅斯「新歐亞主義」（Neo-Eurasianism, Неоевразийство）

從2014年開始，以克里米亞事件為導火線，俄羅斯和歐美國家之間的衝突越演越烈。在此同時，「新歐亞主義」的意識形態在俄羅斯持續擴散。杜金（A. Dugin）是「新歐亞主義」的著名擁護者，是俄羅斯非政府組織「國際歐亞主義運動」（International Eurasian Movement）的領導人，透由「國際歐亞主義運動」組織與俄羅斯國家安全機構建立聯繫，對「強力集團」（Siloviki）滲透新歐亞主義重振俄羅斯的理念。（郭麗雙2017, 109-110）杜金認為俄羅斯具有獨特的文明空間，是領導歐亞區域乃至全球的主要力量，並鼓勵俄羅斯菁英結合軍事和非軍事手段的來對抗「敵對集團」（rival

blocs, 指美國陣營)。他將自己的理論作為重建俄羅斯帝國的指南 (Kalinin, 2019:462)。他的主要思想, 是建立一個包括前蘇聯共和國 (近鄰國)、東歐國家、包含歐亞大陸西部 (首先是法德集團, 它從親美北約的大西洋主義統治下解放) 和大陸東部 (伊朗, 印度和日本) 之「歐亞戰略集團」 (Eurasian strategic bloc,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ий блок), 而這也是俄羅斯最艱鉅的地緣政治任務之一。(Дугин, 1997: 171)

杜金認為麥金德在1904年發表的「歷史的地理樞紐」 (The geographical pivot of history) 中, 延續了馬漢將世界劃分陸權 (Land Power) 和海權 (Sea Power) 的思想, 並提出, 歐亞大陸構成的世界島是陸權, 而英國、美國等外圍環狀島嶼構成了海權。陸權和海權的對抗不僅僅是地緣政治上, 也是文明之間的對抗: 海權的代表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 建立在動態的空間之上, 有利於模糊道德與法律規範, 因而適用民主制度、非階級、商業化的生活型態。陸權國家之間有固定的空間連結, 從而形成穩定的社會規範與傳統。

就陸權而言, 世界島可以劃分為核心地帶 (Heartland) 和邊緣地帶 (Rimland)。杜金指出, 核心地帶就是歐亞區域, 俄羅斯、東歐、中亞為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歐亞大陸的其他區域, 如中國、印度、伊斯蘭國家等, 則是邊緣地帶。對俄國來說, 從俄普戰爭, 到占領中亞, 到蘇聯時期入侵阿富汗, 都是陸權在地緣政治邏輯下的必然選擇。杜金強調俄羅斯作為歐亞大陸「心臟地帶」陸權大國的獨特處境, 自我認同應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 而是歐亞區域, 因此, 俄羅斯應捍衛其地位並在面對外國影響時展現地緣政治之影響力。

其次, 杜金認為, 裏海與黑海的石油管線在地緣政治意義上至關重要。而高加索地區將裏海與土耳其的黑海沿岸連在一起, 是非常重要的地緣樞紐之一。(Triantaphyllou and Tsantoulis, 2011:276-278; Waal, 2010:177) 在當前情況下, 大西洋主義與歐亞主義之間全球競爭的戰略目標乃是控制裏海和黑海地區。(Дугин, 1997:175-176)

二、前蘇聯國家地區之區域整合現況

對於俄羅斯聯邦來說, 杜金發展的「新歐亞主義」優先考慮克里姆林宮

在前蘇聯地區重新建立勢力範圍，這是主要的外交政策方針。⁵ 1990年代，俄羅斯在外交上會使用「近鄰」（near abroad, Ближнее зарубежье）一詞來稱呼前蘇聯國家；2008年以來，則改稱為「享有特權的利益關係國」（privileged interests, Привилегирова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Официальные сетевые ресурс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2008b）。普欽曾於2003年國情咨文表示，俄羅斯視獨立國協為戰略利益範疇。在俄羅斯民衆與權力菁英的心中，還存在著「莫斯科對於後蘇維埃國家仍握有特殊權利」這樣的想法，這表明俄羅斯不僅想在鄰近國家進行干預，而且還要求勢力範圍遍及整個歐亞大陸。（Kozłowski, 2014）

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成為蘇聯在國際法上的繼承國，由於蘇聯在地緣政治上和經濟上的遺緒，俄羅斯擁有迫使大多數前蘇聯國家趨於其影響的兩大利器：一個是前蘇聯國家對它的經濟和能源依賴，俄羅斯擁有從其腹地延伸至這些國家的石油和天然氣供應管線，另一個是俄羅斯在大部分前蘇聯成員國領土上駐有軍隊，試圖利用前蘇聯國家的民族衝突，通過建立戰略飛地和保持駐軍實現自己的利益。

1991年蘇聯解體後，成立「獨立國家國協」，雖然名義上是由俄羅斯主導的，是擁有12個成員國的區域性國際組織，但是在獨立國協內各國實際上依據主權原則，有權選擇加入符合本國國家利益的次區域組織，因而在獨立國協內就存在著安全與經濟次區域組織，而俄羅斯也試圖透由這些次區域組織來影響前蘇聯地區國家。

（一）安全性的次區域組織

安全性的次區域組織上，俄羅斯面對著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東擴的威脅，就存在著俄羅斯主導成立「俄白聯盟」（Union of Russia and Belarus）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ollective

⁵ 作者在閱讀文獻中，學者對於俄羅斯權力當局是否採取「新歐亞主義」為主要之對外政策方針仍有很多聲音與疑慮（Kalinin, 2019），但作者認為在普欽政權下，無論是內政或外交，俄羅斯在鞏固政權，讓行為合法化的第一步驟都是鞏固意識形態（無論是有無真正實施），將意識形態從國內權力菁英，擴及人民，這也是接受蘇聯教育的權力菁英一貫奉行的作法。而新歐亞主義就是俄羅斯想向國內及前蘇聯地區國家積極宣導的外交政策意識形態。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CSTO；Организация Договора о Коллектив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ОДКБ)⁶，及中俄主導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sation or SCO, Шанхай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ШОС），和非俄聯盟「古阿姆」（ГУАМ）集團⁷等諸多相互重合，乃至相互衝突的次機制，有些次區域安全組織甚至呈現出超越獨立國協集體合作的發展，使得獨立國協本身呈現式微的態勢。（見圖4）

俄羅斯企圖在後蘇聯的空間區域中，藉由「軟」與「硬」實力來彰顯現實主義論的「勢力範圍」（sphere of influence）的權力投射。但是，非俄聯盟的「古阿姆」集團一開始就貼有親西方的標籤，它本身就是前蘇聯加盟共和國中，不滿俄羅斯大國政策的幾個小國聯合起來搭建的地區論壇，「古阿姆」國家希望利用俄美之間的緊張關係，從西方獲得更多的經濟和安全援助。雖然俄羅斯與歐盟在此地區的穩定上具有共同利益，但是近年來已逐漸出現零和的計算與政治地理上的競爭。（Gower and Timmins, 2009:1986）

（二）經濟性的次區域組織

在經濟性的次區域組織上，俄羅斯對於前蘇聯空間國家的主導力，主要是因為前蘇聯之計畫經濟遺緒，蘇聯時期的計畫經濟由國家統合生產分配，因此，國家掌控了所有生產配銷管路，而在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承接了計畫經濟的大部份的生產配銷管路，再加上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一向領先於所有獨立國協國家，因此，在後蘇聯空間的經濟整合上，俄羅斯一直占有主導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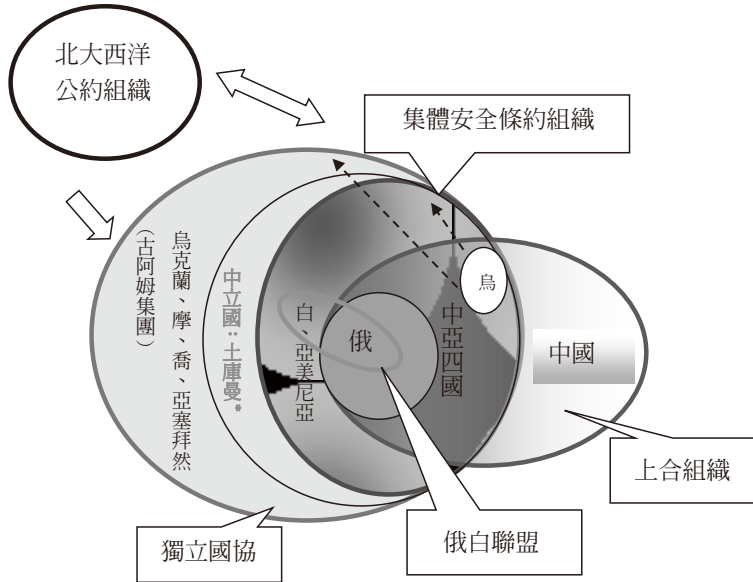
「獨立國協」是最早成立的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整合性組織⁸。雖然獨立

⁶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是在2002年10月7日獨立國家國協中的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白俄羅斯和亞美尼亞六國簽訂的《集體安全條約》的基礎上成立的一個區域性安全組織。烏茲別克一度加入該組織但後來退出。集安組織的宗旨是建立獨立國協國家集體防禦空間和提高聯合防禦能力，防止並調解獨立國協國家內部及獨立國協地區武力爭端，並且對外實行集體防禦。

⁷ 1997年10月，喬治亞、烏克蘭、亞塞拜然和摩爾多瓦四國總統在法國參加歐盟峰會期間單獨舉行會議，決定成立一個非正式地區聯盟。聯盟以四國國名的第一個字母冠名，簡稱為「古阿姆」（ГУАМ）。

⁸ 1991年12月，獨立國協成立，至1993年喬治亞宣布加入，共有12個會員國。但是1995年土庫曼成為永久中立國，2005年降級成為獨立國協「聯繫員國」（Associate state），2008年因為喬治亞戰爭，喬治亞退出獨立國協，2014年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烏克蘭於2018年正式退出。目前共有9個正式會員國。阿富汗和蒙古為觀察員國。

圖4 前蘇聯空間內之區域安全性組織與次區域組織



*本關係圖是以概念性的親疏關係來構成，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同心圓，越靠近俄羅斯，與俄羅斯愈為親近，離俄羅斯愈遠的，就愈與俄羅斯疏離。有顏色的圓圈代表著次區域安全組織。

**土庫曼為永久中立國，所以不能加入任何安全性國際組織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國協會多次想落實發展自由貿易區，但始終無成效。獨立國協自由貿易區成立於1994年4月。當時獨立國協成員國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白俄羅斯、俄羅斯、摩爾多瓦、吉爾吉斯、塔吉克、哈薩克、烏茲別克和烏克蘭等11國元首簽署了《關於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協定》（“Free Trade Zone Agreement”，“Соглашение о зоне свободной торговли” (ЗСТ)），確定在成員國間實行商品、服務、人員和資本的自由流動，但該協定事實上未得到落實。1999年4月，11國元首會議通過了《關於自由貿易區協定的修正和補充議定書》（“Protocol on amendments and additions to the FTA Agreement”，“Протокол 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и дополнениях к Соглашению о ЗСТ”），決定從2000年1月1日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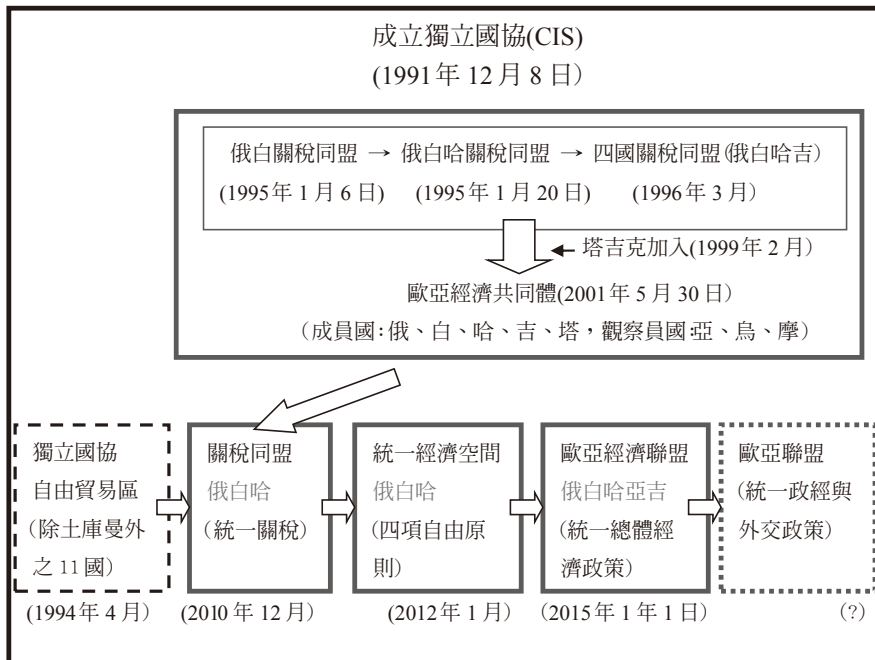
正式實施新的自由貿易區章程，但落實情況仍無太大起色。

2003年9月19日，獨立國協中經濟規模最大的俄羅斯、烏克蘭、哈薩克和白俄羅斯成立四國「統一經濟空間」，其基礎是將制度整合轉型到「四項自由」（商品、服務、資本、勞力）原則的實施，但並未真正落實。2008年11月14日，獨立國協成員國政府首腦在摩爾多瓦首都簽署了《2020年前獨立國協經濟發展戰略》（“Economic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Commonwealth until 2020”，“Страте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до 2020 года”），但是摩爾多瓦、烏克蘭及亞美尼亞對該戰略發表異議，無法形成共識。（ИСПОЛКОМ СНГ, 2011）

促使俄羅斯在次經濟整合加快腳步的原因是歐盟的刺激。2011年9月，歐盟東方夥伴峰會（Eastern Partnership Summit）在華沙舉行並發表聯合宣言：「東方夥伴關係計劃」（Eastern Partnership Project, EaP Project）成員國（烏克蘭、摩爾多瓦、白俄羅斯、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喬治亞）只要達到歐盟的改革標準，就可啓動加入歐洲共同市場的進程（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1），此宣言被俄羅斯認為是歐洲國家瓦解獨立國協和削弱俄羅斯勢力範圍的重大威脅。

爰此，2011年10月4日，普欽在俄羅斯《消息報》（Izvestia, Известия）發表《新歐亞整合方案—未來在今天誕生》（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的文章，提出「歐亞聯盟」（Eurasian Union, Евразийский союз）構想（Путин, 2011）。根據「歐亞聯盟」構想，後蘇聯空間的經濟整合，第一步的進程便是由白俄羅斯與俄羅斯組成一個俄白聯盟（Union State），其理論上的目標是超越簡單的政經整合，進而組建某種程度的邦聯（confederation），再加上哈薩克的加入，以俄白哈經濟聯盟為基礎，按關稅同盟→統一經濟空間→歐亞經濟聯盟（除俄白哈三國外還包括吉爾吉斯和亞美尼亞）及獨立國協其他國家加入→建立歐亞聯盟的進程逐步推進。很顯然的，普欽的計劃是想讓歐亞聯盟成為類似歐盟的「有力的超國家聯盟」（“powerful, supra-national union”），將經濟、法律制度、海關服務聯合起來，以及軍事力量，在歐洲和亞洲之間架起了一座橋梁，以平衡歐盟和美國的關係（Henley, 2014）。（見圖5）

圖5 俄羅斯對前蘇聯空間經濟整合現況與願景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在2015年「歐亞經濟聯盟」成立之前，「歐亞經濟共同體」⁹是前蘇聯地區最重要的經濟整合組織。2001年5月30日歐亞經濟共同體正式成立，共有俄、白、哈、吉、塔五個正式成員國和亞美尼亞、烏克蘭、摩爾多瓦三個觀察員國。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三國正式於2010年12月成立俄白哈關稅同盟（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ЕврАзЭС），之後，統一經濟空間於2012年1月1日正式生效。（ЕврАзЭС, 2015b）2012年3月19日，歐亞經濟共同體國家間委

⁹ 歐亞經濟共同體最早追溯到1994年哈薩克總統納扎爾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提出了一個歐亞國家聯盟的想法，1995年1月20日正式成立俄白哈關稅同盟。1996年3月，由俄羅斯、白俄羅斯、哈薩克和吉爾吉斯四國簽署協議，成立四國關稅聯盟，旨在協調四國的經濟改革，加快經濟整合的進行。1999年2月塔吉克加入該聯盟。2000年10月10日，俄、白、哈、吉、塔五國簽署條約，將關稅聯盟改組為歐亞經濟共同體。（楊雷，2004:33-40, ЕврАзЭС, 2015a）

員會（國家元首）會議在莫斯科舉行，各國探討推進區域經濟整合進程等重要議題，簽署了「關於歐亞經濟共同體特權和豁免權公約」（“Convention on EurAsEC privileges and immunities”；“Конвенция о привилегиях и иммунитетах Евразийск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сообщества”）等文件，決定成立歐亞經濟共同體法院，同意在2015年1月1日前起草並簽署「關於建立歐亞經濟聯盟的條約」（“Treaty on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Договор о Евразийск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м союзе”），其主要目的在於通過整合獨立國協建立起來的「統一經濟空間」建立「歐亞經濟聯盟」，通過「歐亞經濟聯盟」完成前蘇聯地區內的資金、技術、勞動力和商品的自由流通，從而鞏固其在前蘇聯地區的核心利益。（ЕАЭС, 2021）

2014年5月，俄白哈成立「歐亞經濟聯盟」，2014年10月10日亞美尼亞加入。2015年1月1日「歐亞經濟聯盟」正式啓動。2015年8月6日，吉爾吉斯成爲第五個成員國。之後俄羅斯在獨立國協國家內持續推動「歐亞經濟聯盟」，主要對象國家先集中在中亞地區。（郭武平, 2017:25-27）摩爾多瓦於2017年4月獲得觀察員地位，烏茲別克可能在2022或2023年獲得正式成員資格。（EurAsia Daily, 2020）

綜合以上的分析與觀察，可以發現俄羅斯在蘇聯解體後，一直想以區域組織來整合前蘇聯地區國家，但觀察至目前爲止，可以發現，這些組織的基本成員主要是白俄羅斯和哈薩克，吉爾吉斯和亞美尼亞大約都是觀察一陣子後才加入，而其他的前蘇聯地區國家或是先成爲觀察員身分，或則持著模糊、搖擺的態度，因此，探討俄羅斯對前蘇聯地區國家（近鄰國家）的外交戰略，尤其是能源武器戰略的應用，而這些戰略的運用，在地緣政治上、經濟合作面上都值得分析探討。

肆、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之能源外交戰略：傳統地緣政治與能源地緣政治下之交易成本分析

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把自己的地緣政治周邊一前蘇聯國家視爲其外交政策的最優先方向，1993年4月23日，葉爾欽批准了新的「俄羅斯聯邦外

交政策構想」(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主要任務是與「近鄰」國家建立穩定積極的關係，目的是克服蘇聯解體後在前蘇聯領土上的動盪與不穩定」。(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3) 因此，又被稱為1993年《近鄰主義》(the Near Abroad Doctrine, Доктрина ближнего зарубежья)，而此項目標也一貫地出現在2000年、2008年、2013年及最新2016年的作為領導人執政期間外交政策綱領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中。

2008年7月12日，梅德韋傑夫批准了新版的「俄羅斯聯邦外交政策構想」。相對之前的「大國」(“Great” Russia, «Великая» Россия) 用詞，俄羅斯第一次被正式稱為「最大的歐亞強國」(“largest Eurasian power”, “крупнейшая евразийская держава”)。該構想談到「西方失去對全球化進程的壟斷的前景」，優先次序轉向了歐亞經濟共同體，集體安全組織和上海合作組織。該構想還首次提到「能源安全」，並指出俄羅斯聯邦「利用其掌握的所有經濟手段和資源來保護其國家利益」。(Официальные сетевые ресурс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2008a)，因此，從外交政策綱領上來看，俄羅斯在1990年代和2000年初期，是計畫以能源手段對前蘇聯國家來進行安全性的區域整合，因此，在此時期的能源戰略仍是比較偏向於傳統的地緣政治面。

一、傳統地緣政治面分析：蘇聯遺緒和中亞能源與裏海爭端

(一) 地緣政治的蘇聯遺緒：石油和天然氣管線

前蘇聯國家在蘇聯時期形成的在能源供需與能源運輸管線建設強調相互依賴與互補性，使得蘇聯解體的後果基本上極少能波及到能源領域。再者，俄羅斯是前蘇聯國家中最大的能源生產國與出口國，而且前蘇聯大多數國家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度很高，因此，俄羅斯具有運用能源戰略整合前蘇聯國家的絕對優勢。俄羅斯按照前蘇聯國家對其在能源領域的不同的依賴關係，實施不同的能源政策，主要的政策有三項：第一，加強與能源生產國在開採及運輸方面的合作，第二，強化經濟整合成員國的能源依賴，第三，主導中亞裏海能源管線鋪設。

與俄羅斯有能源地緣政治利益的前蘇聯國家，一般來說有三種，一種是油

氣管路通道國家，如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喬治亞，但前三個國家之油氣管路通道皆屬俄羅斯所控管，而通過喬治亞之油氣管線—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Baku-Tbilisi-Ceyhan, 簡稱BTC）輸油管線屬美資合建¹⁰，巴庫-第比利斯-埃祖倫（Baku-Tbilisi-Erzurum, 簡稱BTE）天然氣管線¹¹屬英資合建，；一種是擁有油氣資源與出口國家，本身擁有石油和天然氣的豐富儲藏量，也與俄羅斯聯結油氣管路，如中亞國家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等；另一種則是為能源進口國，如烏克蘭，白俄羅斯，亞美尼亞，摩爾多瓦，喬治亞，塔吉克、吉爾吉斯。

對俄羅斯而言，天然氣管線比之石油管線更為重要，俄羅斯和前蘇聯地區蘊藏和生產大量的天然氣，而天然氣又具有不易運送的特質，建立天然氣管線是最安全且最省成本的運送方式，歐洲對於俄羅斯輸歐天然氣的需求比石油更加緊要。俄羅斯在這三類國家都有重大的利益，因此十分重視前蘇聯地區能源領域的合作。由於大多數前蘇聯國家佔消費的80%-100%的能源不得不依賴從俄羅斯進口，結合前蘇聯時期建立起來能源系統，因此俄羅斯是具有影響前蘇聯地區能源供應體系的優勢。（見表1和圖6）

表1 俄羅斯輸歐天然氣管線

管線	啓用年度	路線	運能
兄弟/聯盟管線 (Brotherhood/Soyuz, Братство / Союз)	1967/ 1979	俄羅斯-烏克蘭-中 歐	130 bcm
北極光 (Northern Lights, Сияние севера)	1985	俄羅斯-白俄羅斯- 烏克蘭-中歐	51 bcm

¹⁰ 巴庫-第比利斯-傑伊漢輸油管線（Baku-Tbilisi-Ceyhan, 簡稱BTC），2002年9月動工修建，全長1767公里，耗資36億美元，亞塞拜然境內443公里、喬治亞境內249公里、土耳其境內1075公里。

¹¹ BTE（Baku-Tbilisi-Erzurum）天然氣管線，另一稱為南高加索管線（South Caucasus Pipeline），於從亞塞拜然巴庫（Baku）、經喬治亞的第比利斯（Tbilisi），到達土耳其的埃祖倫（Erzurum）。

亞馬爾-歐洲 (Yamal-Europe, Ямал — Европа)	1997	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西歐	33 bcm
藍溪 (Blue Stream, Голубой поток)	2002	俄羅斯-黑海-土耳其	16 bcm
北溪一號 (Nord Stream 1, Северный поток 1)	2012	俄羅斯-波羅的海-德國	55 bcm
南溪 (South Stream, Южный поток)	已停建	俄羅斯-黑海-中歐-希臘-義大利	63 bcm
土耳其溪 (Turkish Stream, Турецкий поток)	2020	俄羅斯-黑海-土耳其	31.5 bcm
總計			316.5 bcm

資料來源：Loskot-Strachota, 2009; Mitrova and Pleines, 2008; Интерфакс, 2016.

圖6 俄羅斯於前蘇聯空間輸歐石油與天然氣管線圖 (天然氣管線為黑色線條)



資料來源：Independent Balkan News Agency (ibna), 2018

再者，俄羅斯與烏克蘭、白俄羅斯的能源紛爭，多因蘇聯體制遺緒而起，因此，鞏固舊有能源供應國產地的供給、多元化能源輸出通道與確保能源需求安全一直是俄羅斯努力的目標。之前俄羅斯向西歐出口天然氣，主要倚賴烏克蘭的過境管線，特別是兄弟/聯盟管線，¹² 由於蘇聯解體後，前蘇聯國家紛紛獨立，俄羅斯想分散天然氣出口路徑，不想在轉運路線太過依賴烏克蘭，所以1992年開始籌畫亞馬爾-歐洲管線¹³ 及之後的藍溪天然氣管線的修建。亞馬爾—歐洲管線繞過烏克蘭，使白俄羅斯成俄羅斯另一個天然氣的轉運站。藍溪天然氣管線則穿過黑海，自土耳其轉運至其他歐洲國家¹⁴

2005年俄羅斯選擇直接在波羅的海上建立北歐天然氣管線（North European Gas Pipeline），以免除過境運輸困擾。該管線全長917公里，從俄羅斯維堡（Vyborg），通過波羅的海直達德國的格拉夫斯瓦爾德（Greifswald）。¹⁵ 在2005年開始進行工程，並正式更名為北溪一號（Nord Stream 1）。第一段於2011年11月8日啓用，第二段於2012年10月8日啓用。輸氣量為550億立方米/年（55 bcm/y）。

本是籌畫中的南溪天然氣管線，是俄羅斯爲了與歐盟納布科管線（Nabucco pipeline）計畫競爭而倡導的計畫，但是因爲保加利亞加入歐洲制裁俄羅斯，2014年12月1日普欽在對土耳其進行國事訪問時宣布，由於歐盟缺乏建設性立場，俄羅斯將終止南溪建設，改興建繞開烏克蘭到歐洲供應天然氣

¹² 兄弟/聯盟管線自1967年開始輸送天然氣，爲目前俄羅斯天然氣最大的輸出管線。烏克蘭是最重要的過境轉運站，在此分兩路線，其一輪往捷克、德國、法國及瑞士；另一線至奧地利、義大利、匈牙利及前南斯拉夫等東歐國家。（Gazprom, 2020）

¹³ 亞馬爾管線從1994年開始興建，於2006年完工，將俄羅斯西西伯利亞亞馬爾半島的天然氣經白俄羅斯輸送到波蘭、德國及其他歐洲國家市場。亞馬爾管線同時也促進俄羅斯與中歐國家在天然氣貿易方面的夥伴關係，有利於其能源外交多元化戰略的實施。（Gazprom, 2020）

¹⁴ 藍溪天然氣管線於2002年12月底完工，2003年開始營運，從俄羅斯高加索北部的伊紮比熱內（Izobilnoye）經由黑海海底至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該管線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及義大利最大的埃尼化工油氣公司（Eni）共同修建。

¹⁵ 北溪1號由位在西西伯利亞的南俄羅斯氣田（Yuzhno-Russkoyefield）供應氣源，該管線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持股51%；德國巴斯夫（BASF）持股24.5%；德國天然氣公司（E.ON）持股24.5%共同成立合資企業北溪公司（Nord Stream AG）負責建造和營運。

管線的「土耳其溪」計劃。(Gazprom, 2018)

綜言之，俄羅斯藉由北溪天然氣管線計畫繞過白俄羅斯，亞馬爾-歐洲管線、藍溪和土耳其溪天然氣管線繞過烏克蘭，使俄羅斯可以掌握向西歐國家輸出天然氣的獨立管線，解決其天然氣管線過境問題，並透過能源地緣經濟，建構復興能源大國地位的策略。

(二) 中亞的能源和裏海的爭端

從傳統地緣政治面，在所有俄羅斯與前蘇聯地區國家間互動中，就是中亞的能源和裏海的爭端最能體現。在前蘇聯國家區域內，中亞與裏海地區之能源蘊藏量尤其豐富，在蘇聯時期，中亞的石油就曾給蘇聯帶來過巨大的財富。據BP 2020年能源統計報告，僅亞塞拜然和哈薩克就可能擁有3,700億桶的石油蘊藏量，其中2019年哈薩克的石油產量超過9,100萬噸，是裏海地區最大的產油國。另外，裏海的天然氣蘊藏量也很豐富，據BP估計，約26.2萬億立方米 (Trillion cubic metres) (不含俄羅斯，單單俄羅斯就有38萬億立方米，是世界第一蘊藏量)，約佔世界總量的13.1%。其中，前蘇聯國家範圍內第二大產氣國土庫曼的天然氣探得蘊藏量就為19.5萬億立方米，居世界第四位¹⁶ (見表2)。(BP, 2020)除此之外，中亞與裏海地區石油和天然氣還具有分佈廣，

表2 2019年裏海與中亞國家天然氣主要數據 (單位：trillion cubic metres, billion cubic metres)

國家	儲量	產量	消費量	直接出口至歐洲
亞塞拜然	2.8 tcm	24.3 bcm	11.8 bcm	11.2 bcm
哈薩克	2.7 tcm	23.4 bcm	17.9 bcm	0.0
土庫曼	19.5 tcm	63.2 bcm	31.5 bcm	0.0
烏茲別克	1.2 tcm	56.3 bcm	43.4 bcm	0.0
總計	26.2 tcm	167.2 bcm	94.6 bcm	11.2bcm

資料來源：BP, 2020: 32- 43.

¹⁶ 僅次於俄羅斯 (38 tcm)、伊朗 (32 tcm)、卡達 (Qatar) (24.7 tcm)。(BP, 2020:32)

質量高的特點，並且中亞裏海人口稀少，工業在國民經濟中所佔比例較低，能源需求不大，因此，中亞裏海石油和天然氣出口的潛力甚為巨大。其中，哈薩克石油產量的85%，與土庫曼油氣產量的3/4都可供出口。（Nakhle, 2017）。

如前所述，在蘇聯時期已開始了石油和天然氣的佈署，從俄羅斯連結中亞，通往歐洲以及其他世界市場，因為當初蘇聯流傳下來的天然氣管線現在就是屬於俄羅斯國營公司Gazprom所有。中亞的天然氣出口國希望可以提高天然氣的價格，而俄羅斯卻希望保持價錢的低廉。因此，俄羅斯主要採取兩個手段，首先，用長期固定價格買進中亞的天然氣，然後以更高的價格賣給歐洲；或者，買進中亞的天然氣供自己國內使用，然後保留自己國內的天然氣以便將來可以用更高的價錢賣給歐洲。因此，中亞的油氣出口一直以來受到現有的油氣管線地理上的限制，和俄羅斯爲了歐洲市場而制定的運輸政策所支配。

俄羅斯對中亞的石油及天然氣的經濟政策是傾向保存的（禁絕其輸出）。俄國在能源層面的獨斷地位與防止跨裏海管線（從哈薩克的油管 and 從土庫曼的天然氣管）建構有關。2019年俄羅斯約占歐盟天然氣進口39%，中亞國家對歐的油氣輸出全部依賴俄羅斯管線。（BP, 2020）中亞地區豐富的能源一直是俄羅斯傳統的能源利益之所在，俄羅斯和中亞的石油及天然氣製造商在生產、運輸和共同產量方面，一直以來都簽訂長期的協議。俄羅斯將自己定位爲中亞石油和天然氣的聯合生產者和運輸者，名義上是向歐洲提供更多的天然氣，但實際上是壟斷了天然氣的出口。中亞國家爲了脫離限制所做的嘗試，通常遭遇到來自俄羅斯的阻力，尤其是歐盟想要繞過俄羅斯，開拓新的能源進口管線連接裏海與中亞能源產地，實現能源供給多元化，都在俄羅斯對裏海主導的強勢作爲而受到相當大的困難。

從蘇聯時期起，裏海的主權爭議¹⁷不斷，1921年2月和1940年3月，蘇聯和伊朗先後簽署條約，決定兩國聯合管理並使用裏海及其資源。1991年蘇聯解體，裏海沿岸國家增至五個（伊朗、亞塞拜然、哈薩克、土庫曼、俄羅

¹⁷ 裏海的爭端其實也就是裏海的資源爭端，擁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資源，是僅次於波斯灣、俄羅斯西伯利亞的世界第三大油氣產區，已探明的石油儲量約有70-100億噸。由於尚未進行過大規模開採，說明儲量有可能進一步增加。

斯），但是卻沒有協定可以決定合法性的地位以及資源分配，裏海的法律地位和歸屬問題就隨之而生。五國對裏海地位和水域劃分的立場和主張各不相同，再加上其他國際勢力相繼介入中亞，爭奪勢力範圍。（Contessi, 2015）

2003年，俄羅斯、哈薩克與亞塞拜然三國，簽定了三方協定，根據這個協定，海底的歸屬將根據裏海的中間線來劃分。伊朗反對並要求應該由環海五個國家平均分配，也就是一國可以享有20%（不然根據這項協定，伊朗將分到最小的部份，只有13%），這個談判持續多年都還沒有明確的結果，裏海的生產與利用陷入僵局。（Green, 2017）歷經20多年的爭議後，2018年8月12日裏海沿岸五國俄羅斯、亞塞拜然、伊朗、哈薩克和土庫曼在哈薩克的阿克套（Актау）第五屆裏海國家峰會上簽署有關裏海的劃分協議，簽訂了《裏海法律地位公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aspian Sea），將位於歐亞大陸接合處的最大內陸鹹水湖裏海界定為「非海非湖」，是擁有特殊法律地位的水體，實施「特事特辦」的原則，五國可以不受限制地自行定規則。海床根據「國際湖泊」的方式劃分，但必須得到相鄰和對面國家之同意。¹⁸

俄羅斯和伊朗長期控制著裏海石油和天然氣的出口通道，沿岸的獨立國協國家輸出石油和天然氣，只能通過俄羅斯。為了增加自主權，亞塞拜然、哈薩克和土庫曼都不希望俄羅斯壟斷它們外運石油的運輸途徑，所以希望避免通過俄羅斯，跟全世界的大型石油跨國公司合作。

在2000年代，歐洲、美國石油公司就相繼與外高加索國家、土耳其、伊朗合作，建造數條石油及天然氣管線，其中最著名的就是2006年開始運作，從亞塞拜然開始，經過喬治亞通到土耳其的BTC油管和BTE天然氣管。這兩條管線分別由美國、英國贊助，目的很明顯是爲了建造另外一條獨立於俄羅斯之外的線路。BTE和BTC加強了歐美在裏海及中亞地區的軍事影響、橫向分離了俄羅斯和伊朗，連通了裏海和地中海。

¹⁸ 該公約的達成，爲裏海地區的管理奠定了法律基礎，而且將對裏海地區的穩定、油氣資源的開發和出口以及全球能源安全的保障發揮重要作用。儘管已簽署《裏海法律地位公約》，但是在某些關鍵問題上仍然存在模糊之處，如缺乏具體明確的爭端解決方案、海床與海底劃分規則的含混不清等。（新華網，2018；匡增軍，馬晨晨，2018:24-31）

因此，裏海的爭論表面上是經濟問題，但政治的影響力更大。對俄羅斯來說，裏海連接中亞，中亞既被俄羅斯視為其腹地，也是傳統的勢力範圍，中亞的石油和天然氣，更是俄羅斯所重視的資源。歐盟管線計畫中的中亞直達土耳其的油管繞開了俄羅斯，改經過喬治亞，目的就在於削弱俄羅斯的石油影響力。但儘管歐美勢力的試圖進入，俄羅斯目前仍處於地緣政治中的有利地位，原因是因為裏海油氣管線目前還是要經過俄羅斯出口，所以俄羅斯在裏海上的軍事優勢和對該地區的传统影響短時間內不會減弱。

這幾年來，可以觀察到，2014年後由於新歐亞主義在俄羅斯的意識形態比重增強，因此俄羅斯對於黑海艦隊和關於被拖延的邊界協議及裏海資源的控制非常重視，俄羅斯在該區域的控制手段有逐漸增加的趨勢。所有和石油、天然氣的生產及出口的活動，沒有俄羅斯的同意是不可能解決的。

二、能源地緣政治下之交易成本分析：俄羅斯之能源戰略武器與變項分析

雖然在2000年初在俄羅斯的主導下成立「歐亞經濟共同體」，起初俄羅斯並不積極。但是自2004年起，歐盟發布《歐洲睦鄰政策》（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時，歐盟就試圖通過加強與裏海、中亞國家的政治聯繫和經濟技術合作，提高這些國家對歐盟天然氣供應的能力，因此一連串發起《巴庫倡議》（Baku Initiative, 2004）、《歐洲睦鄰政策行動計劃》（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Action Plan, ENP AP）、《黑海協作—新地區倡議》（Black Sea Synergy – a New Regional Initiative, 2007）、《歐盟與中亞—新夥伴關係戰略》（The EU and Central Asia: Strategy for a New Partnership, 2007）等多邊能源開發合作計劃時，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的政策也開始朝向經濟性的歐亞區域整合，因此作者認為俄羅斯此時對於能源戰略的實施，已趨向於在地緣政治上降低交易成本的考量，而降低交易成本更能促使俄羅斯的歐亞經濟整合計畫的實施更為有利。

（一）降低交易成本：能源戰略武器

從管線政治面分析，在俄羅斯和前蘇聯國家，尤其是油氣能源生產國（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亞塞拜然）和油氣能源轉運國（烏克蘭、白俄羅斯

斯），彼此在保障各自的能源供給與能源需求安全下，能源生產和輸送天然氣的管線轉運之爭，未來之趨勢可能取決於交易成本之評估。因為能源問題已不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涉及到國家經濟安全，具有戰略色彩濃厚的商品。所以，俄羅斯在前蘇聯地區積極使用能源戰略武器，最主要的目的除了重返大國的目標外，能源戰略武器可以使資產專屬性的特質發揮強大功效，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成本，而使得交易成本降低，進而能逐漸讓前蘇聯地區國家來參與俄羅斯所主導之地區整合組織。

為能有效整合前蘇聯國家，尤其是中亞裏海地區，普欽在能源外交上所使用的兩個戰略為「閘門武器」（Tap weapon）和「轉運通路武器」（Transit weapon）¹⁹。「閘門武器」以及「轉運通路武器」這兩種戰略通常會依國家分別、或同時實施，同時出現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俄羅斯一方面既不供給他國（通常是未能扈從克林姆林宮的國家）天然氣，另一方面又不允許他國天然氣經由俄羅斯的管線輸出來達到對方對俄羅斯的讓步，進而獲取外交上的利益，降低交易成本。

1. 「閘門武器」（Tap weapon）戰略

「閘門武器」主要是俄羅斯用來對石油及天然氣價格談判時所使用之戰略，主要是以能源價格影響其「勢力範圍」國家，主要的方法有兩種，其一是價格的區別，是奠定在他國是否符合克林姆林宮之期望與要求的程度，其二、價格急遽上漲的威脅，是他國未能符合克林姆林宮之期望與要求的懲罰手段。

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的天然氣衝突，俄羅斯使用「閘門武器」戰略的國家有兩類：第一類是經濟與國力和俄羅斯權力不對等的國家，如亞美尼亞、吉爾吉斯、喬治亞、塔吉克等，第二類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爾多瓦等，其境內有俄羅斯輸歐管線經過的國家。

第一類國家，一般較無能力負擔大部分能源費用，而且他們幾乎沒有選擇也沒有「轉運通路武器」可以部署，因此切斷能源的供應不會必然的造成債

¹⁹ 會使用「閘門武器」（Tap weapon）和「轉運通路武器」（Transit weapon）這兩個名詞，最主要是參考Nygren, Bertil. (2008)，作者認為武器（weapon）一詞，並非全然為軍事領域所用，也可以用於戰略中，作為競爭工具的代名詞，作為能源戰略，既可威逼，也可競爭，與俄羅斯的地緣政治之性質一致。

務的償還或是新的收入，而這些國家在短期或是中程時間內也沒有能力去變更能源的進口渠道，而在這樣極度不對稱的關係之中，俄羅斯就會使用「閘門武器」作為能源戰略。因此，在和這些國家的雙邊關係裡，用能源當作外交工具是很容易的，可以用來獎賞友好國家，如亞美尼亞和吉爾吉斯，或是用來懲罰不聽話的國家，如喬治亞。此外，莫斯科會使用「資產交換」的額外手段，允許他們擁有的重要資產來支付，例如，俄羅斯的公司買下和能源、原料有關的資產，還有運輸和通訊設備，作為天然氣的交換。俄羅斯也會接受部分款項以未加工的原料或能源（電或熱能等）來支付。俄羅斯在定價和能源輸送的政治面向可以發現，例如相對於亞美尼亞享有低價，而喬治亞則需以高額的市場價格來支付。普欽以經濟依賴的戰略去處罰不守規則的前蘇聯國家，而獎賞友好的國家。在俄羅斯的勢力影響下的前蘇聯國家，尤其是裏海周圍和位於中亞的國家，很少會沒有經俄羅斯的同意就擅做決策。

第二類國家，烏克蘭、白俄羅斯、摩爾多瓦一直以來都被俄羅斯天然氣國營企業Gazprom用價錢的手段壓制，而這三個國家的處理方式就是控制俄羅斯經由他們國家的天然氣管線，這些管線都是通往可以真正獲利的歐盟市場。目前為止，俄羅斯牢固控制經過摩爾多瓦和白俄羅斯通往歐洲的天然氣管線，只有烏克蘭仍抵抗俄羅斯出價來購買、控制他們的輸送管線的壓力，可能理由有三，第一，俄羅斯輸歐天然氣管線多經過烏克蘭，所以比起白俄羅斯跟摩爾多瓦，烏克蘭相對於俄羅斯擁有的「轉運通路武器」就顯得更有議價能力，例如2019年俄羅斯迫於增加至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來因應能源需求的短缺，因此和烏克蘭簽訂新的運輸契約（Prokip, 2020）；第二，在控制能源輸送方面，烏克蘭緊鄰黑海的地理位置相較於其他兩國，擁有更多的選擇權，較能掌握本國的能源公司和市場；第三，烏克蘭積極進行能源進口渠道多元化政策，從歐洲進口天然氣（主要從斯洛伐克、匈牙利、波蘭），從亞塞拜然經土耳其，購買天然氣，所以較能與俄羅斯抗衡。（Gas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of Ukraine, 2020）²⁰

²⁰ 自2014年烏克蘭停止和俄羅斯購買天然氣後，大部分從歐洲進口的天然氣還是源自於俄羅斯，並通過中歐和東歐國家的反向流運入烏克蘭。

2. 「轉運通路武器」(Transit weapon) 戰略

「轉運通路武器」是一種使用轉運通路管線作為在能源外交上的談判戰略，由於俄羅斯鄰近國家以及歐洲天然氣主要經過的管線（見表4）皆會經過俄羅斯，倘若俄羅斯一旦不准這些國家所需之天然氣經由這些管線輸送，將會對天然氣生產國有極大的影響，俄羅斯地理位置和在前蘇聯時期基礎建設的建造，讓俄羅斯既是天然氣的提供者、進口商及天然氣運輸的管理者。俄羅斯致力於達到對萃取、生產和輸送路徑的完全控制，憑藉著天然氣管線，提供進入歐洲資金集中的市場，因此，對於中亞的天然氣出口國，俄羅斯的「轉運通路武器」戰略最為實用，大部分是因為中亞國家離裏海和歐洲很遠，對於天然氣的出口有較少的選擇路線。俄羅斯事實上是買主獨家壟斷，即有很多賣主而只有一個買主的市場。中亞的天然氣儲量大國—土庫曼，曾經在短期中成功使用其「關門武器」，但最後還是對俄羅斯屈服。因此，對於中亞國家，特別是土庫曼而言，唯一解決辦法就是另尋消費國，中國就是一個明顯的選項。

(二) 以交易成本變項分析前蘇聯國家與俄羅斯之議價能力

俄羅斯在前蘇聯地區能源戰略武器的運用，尤其是天然氣，能源的運輸在交易成本的變項中涉及多重的資產專屬性問題，資金的投入極為龐大，因此能源上中下游的整合程度（控制管理）、交易的頻率、契約法則的運作、不確定性成本和政治成本都會影響其交易成本。

因此，作者綜合前述之地緣政治與能源視角，以能源生產國、擁有油氣管路（俄控）、擁有油氣管路（外控）、與外國（非CIS國家）接壤、裏海西岸或黑海沿岸國、歐盟東方夥伴計畫（EaP）、經濟發展程度、自由之家分數等自變項區分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之交易成本變項（見表3）：

1. 資產專屬性：能源生產國、擁有油氣管路（俄控）、擁有油氣管路（外控）
2. 環境不確定性：與外國（非CIS國家）接壤、裏海西岸或黑海沿岸國
3. 行為不確定性：歐盟東方夥伴關係計畫（EaP）、經濟發展程度、自由之家分數

從資產專屬性來看，一般而言，能源商業價值鏈由三個基本環節組成，即能源的生產、運輸和加工銷售。在油氣領域，這些要素包括探勘和開發（上

表3 前蘇聯國家（不含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交易成本變項與議價能力分析

交易成本變項	地緣政治	國別	摩爾多瓦	烏克蘭	白俄羅斯	喬治亞	亞塞拜然	亞美尼亞	哈薩克	烏茲別克	土庫曼	吉爾吉斯	塔吉克
資產專屬性	能源生產國						◎		○	○	○		未開採
	擁有油氣管路（俄控）		◎		◎		◎		○	○	○		
	擁有油氣管路（外控）					◎歐盟 美國	◎歐盟 美國		○中國	○中國	○中國		
環境不確定性	與外國（非CIS國家）接壤		◎羅馬尼亞	◎波蘭 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	◎波蘭 拉脫維亞、立陶宛	○土耳其	○伊朗	伊朗 土耳其	○中國	○中國	○伊朗 ▼阿富汗	○中國	○中國 ▼阿富汗
	裏海或黑海沿岸國		◎黑海	◎黑海	◎黑海	◎黑海	◎裏海		裏海		裏海		
行為不確定性	東方夥伴關係計畫EaP		◎	◎	◎	◎	◎	▼					
	經濟發展程度：（註2） 2020人均國民所得		13,664	13,216	18,546	14,429	13,784	13,894	22,857	7,142	14,909	4,864	3,954
	毛額（GNI）		◎61	◎60	◎11	◎60	◎10	◎55	◎23	◎11	◎2	◎28	◎8
2021自由之家分數		部分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部分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俄羅斯-20不自由		由	由	不自由	由	由	由	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不自由

能源武器	俄羅斯控管手段	閘門	閘門 轉運通 路	閘門	閘門 轉運通 路	閘門	閘門 轉運通 路	閘門	閘門 轉運通 路	閘門	閘門
	議價能力	◎	◎	◎	◎	◎	◎	◎	◎	○	○

註1：◎表示擁有，並能有效運用變項；○表示擁有，但是仍受俄羅斯地緣政治和能源戰略影響；▼表示負面影響（因邊境販毒，恐怖主義）

註2：2021年俄羅斯人均所得毛額為 26,157（美元）

資料來源：本文作者整理；GNI資料引自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2021）；自由之家指數引自Freedom House（2021）

游)、油氣運輸(中游),終端產品的加工、批發和零售(下游)。因此,如果能同時整合能源上中下游領域或者能掌握並確定各領域之策略—確定上游的產源、掌握中游的運輸和下游的需求,定能有效降低交易成本。而前蘇聯國家之擁有油氣資源國家(能源生產國),面對的是國內經濟困境無法獨自從事油氣的生產與開發,因此,只有亞塞拜然的上游能源開採與油氣管線有歐盟大型石油公司資金的挹注²¹,而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雖然也是能源生產國,但因地處中亞,其能源開採多為俄羅斯所控制,而俄羅斯又壟斷此三國輸歐的油氣管線,雖然中哈石油管線、中土天然氣管線(ABCD四線)的開通,但因中亞地緣政治上,受制於俄羅斯的地緣政治,且輸往中國的管線運能不高²²,因此中亞能源生產國大部分的油氣生產與運輸仍是與俄羅斯合作。

從環境的不確定性上來看,俄羅斯和部分前蘇聯國家都面臨著傳統蘇聯遺緒(尤其是烏克蘭與喬治亞),而地緣政治上處於兩強(俄羅斯與歐盟)之緩衝區(烏克蘭、白俄羅斯、喬治亞),或是位於地緣政治樞紐國家(裏海西岸或黑海沿岸國:亞塞拜然、喬治亞和烏克蘭)²³,都容易因為國家的有限理性與投機主義,而嚴重加深環境的不確定性,導致俄羅斯的交易成本的增加。因此與外國(非CIS國家)接壤,尤其是與歐盟國家接壤,裏海西岸或黑海沿岸之前蘇聯國家,與俄羅斯的議價能力都相對性提高。

從行為的不確定性上,前蘇聯國家的自變項相對是最多的。其一、能源生產國尋求多元的供給管道,積極想增進自國的能源需求安全,不想由俄羅斯獨佔,因此歐盟對於前蘇聯油氣生產國的接觸(尤其是歐盟的東方夥伴計畫)都使得俄羅斯倍感不安²⁴,而能源生產國對於俄羅斯低於市場的收購價格尤為

²¹ 亞塞拜然共和國國家石油公司(State Oil Company of Azerbaijan Republic, SOCAR),是亞塞拜然完全國有的國家石油和天然氣公司,SOCAR主要經營亞塞拜然陸上和海上油氣田的勘探、準備、開採,以及對石油、天然氣、凝析油和其他相關產品的運輸、加工、提煉和銷售,該公司上游勘探油田大型項目,有分別與BP、Total合作勘探。(AzerNews, 2019; Caspian Policy Center, 2019)

²² 中亞國家輸往中國的管線,因受制於地形(多為高山),因此運能普遍極低。

²³ 作者認為裏海東岸的哈薩克、土庫曼兩國,因為裏海的阻隔,而不能直接興建油氣管線連結歐洲,裏海的自變項對這兩國而言,是沒有議價能力。

²⁴ 俄羅斯對於中國自哈薩克與土庫曼建立油氣管線沒有異議,原因有二:其一;近年來,中俄戰略夥伴關係急遽升溫,其二、中亞地形多為高山,因此自中亞連結至中國

不滿，俄羅斯也對於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針對轉運成本與偷氣事件爭議不斷，因此，造成俄羅斯與前蘇聯國家間的歐亞整合更加地不穩定，交易成本增加。其二、前蘇聯國家的經濟發展程度相對於俄羅斯普遍較低，無論是國家經濟或能源，都需要俄羅斯或歐盟的援助，而前蘇聯國家除了摩爾多瓦（61）、烏克蘭（60）、喬治亞（60）和亞美尼亞（55）的自由之家分數為「部分自由」外，其他國家皆為「不自由」（Freedom House, 2021），因此，民主價值觀（尤其是中亞與裏海地區）的差異，雖不能說會傾向俄羅斯，但一定會與歐盟「共同體法」（*acquis communautaire*）²⁵ 保持距離，而俄羅斯如能利用能源武器戰略來降低交易成本，更能降低行為的不確定性。

綜合以上分析，作者將前蘇聯國家依據表3「前蘇聯國家（不含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交易成本變項與議價能力分析」，依議價能力將前蘇聯國家分為三類，有議價能力、受限制議價能力及無議價能力國家。（見表4）擁有議價能力的前蘇聯國家代表著與俄羅斯的互動中（無論是合作或疏離），可以擁有較多的籌碼與俄羅斯談判，並獲得較多的相對利益。可以發現亞塞拜然、烏克蘭、喬治亞、摩爾多瓦和白俄羅斯是最有議價能力，尤其是亞塞拜然因擁有能源、外控與俄控的油氣管線、位於地緣政治樞紐的裏海西岸和歐盟EaP成員國，綜合的議價能力最高。哈薩克、土庫曼和烏茲別克雖然是能源生產國，但是其主要的能源輸出仍是依靠蘇聯時期所興建的油氣管線，加上鄰近動盪的阿富汗，因此與俄羅斯的議價能力是受限制的。吉爾吉斯、亞美尼亞和塔吉克是無議價能力國家，因為在經濟與能源上都依賴俄羅斯，尤其是亞美尼亞在與亞塞拜然間的納卡（Nagorno-Karabakh）地區衝突，是極需仰賴俄羅斯的力量，而其能源經濟上也依靠俄羅斯，所以其雖為歐盟EaP成員國，但這個自變項卻是減低其議價能力。

的油氣管線的運能不大，對俄羅斯不至於形成威脅。

²⁵ *Acquis communautaire*指的是歐盟在最近數十年發展過程中所取得之法規成就，為人權與民主價值，申請加入的候選國家必須修改國內法規進行整合。因此*acquis communautaire*可譯為歐盟「共同體法」（body of EU legislation）。

表4 前蘇聯國家對俄羅斯議價能力之分類

議價能力	前蘇聯國家（CIS國家）
有議價能力	亞塞拜然（5◎）、烏克蘭（5◎）、喬治亞（4◎1○）、摩爾多瓦（4◎）、白俄羅斯（3◎）
受限制議價能力	哈薩克（4○）、土庫曼（4○1▼）、烏茲別克（3○1▼）
無議價能力	吉爾吉斯（1○）、亞美尼亞（1○1▼）、塔吉克（1○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分析整理

此外，從交易頻率上，俄羅斯龐大的油氣管線網所輸出的市場包含中國與亞太、歐盟地區，範圍廣大，規模經濟型塑了俄羅斯鉅大的議價能力。而前蘇聯國家，卻只有哈薩克與中國的中哈石油管線，土庫曼和中國的中土天然氣管線、亞塞拜然和歐洲的BTC油管和BTE天然氣管，雖然歐盟方面極力想構築建立「南部天然氣走廊」（Southern Gas Corridor），但因俄羅斯的多方阻撓，成效仍舊不彰。

從治理機制上，俄羅斯占有極大優勢，俄羅斯國營壟斷的Gazprom在所有輸歐的管線都至少擁有超過51%的股份，甚至在上中下游的領域都偏於垂直整合，且隸屬於俄羅斯國營，更積極使用經濟組織模式來整合前蘇聯國家，特別是中亞。（Locatelli, 2014:55-58）俄羅斯能以國家力量推動與執行能源政策。再者，前蘇聯解體後，俄羅斯為使自身天然氣出口可順利通過相關獨立國協國家並為落實俄長期天然氣出口計劃提供保證，始終由Gazprom出面，在波羅的海、獨立國協國家等國利用組建合資企業，以控股、參股或簽署長期協議等方式掌控其它獨立國協國家的輸氣系統。

伍、結論：分析與限制

全面加強同前蘇聯國家關係與經濟整合一向是俄羅斯外交的第一優先，藉由能源經濟，尤其是天然氣，來經營與前蘇聯國家國家關係和鞏固地緣戰略歷來是俄羅斯不變的外交政策（Nygren, 2008:3），2008年8月喬治亞戰爭、2014年的克里米亞衝突，乃至於2022年的俄烏戰爭，都是俄羅斯對前蘇聯國家地

緣政治的宣示，因為對這些國家領土內的能源控制權是俄羅斯最感興趣的，俄羅斯期望重建蘇聯時期的能源共同體模式，掌握能源的主控權，利用能源來實現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利益與權力結構。（Zhukov and Reznikov, 2008:80-92）

俄羅斯有能力將本國大量的資源儲量轉化為巨大的地緣政治影響力。首先，能源外交促進了俄羅斯的經濟快速發展，石油收入暴漲大大加強了俄羅斯的經濟實力。其次，俄羅斯的能源外交對前蘇聯國家產生重大影響。在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相繼發生「顏色革命」後，親西方領導人上台，嚴重威脅到了俄羅斯的傳統勢力範圍。俄羅斯的能源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交易成本，增加收益，去削弱前蘇聯國家的反俄傾向，並有效保障俄羅斯的安全戰略運作區域。俄羅斯實施能源外交戰略為其提供穩定的資源保障，試圖降低交易成本，同時還為反轉北約和歐盟雙雙東擴對其安全區域的壓迫，為其重新回歸大國地位，重掌前蘇聯勢力範圍的目的奠定堅固的經濟基礎。

綜觀以交易成本變項分析俄羅斯控管手段與前蘇聯國家議價能力（見表3與表4），可以發現較有與俄羅斯議價能力的國家有幾個特點：

其一、前蘇聯空間內能源通路轉運國與能源生產國

從俄羅斯與前蘇聯空間國家主要的主權與能源紛爭來看，擁有與俄羅斯討價還價能力的國家為烏克蘭、喬治亞、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亞塞拜然，也就是俄羅斯主要以閘門武器和轉運通路武器作為主要戰略的目標國，白俄羅斯和烏克蘭、摩爾多瓦雖然沒有生產油氣能源，卻擁有俄羅斯管線輸歐的油氣出口，且鄰近歐盟國家，尤其是烏克蘭和喬治亞，更與歐盟與北約關係日趨密切。而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和亞塞拜然則因為是豐富的能源生產國，也成為歐盟與中國積極布局的對象，對於俄羅斯而言，也是重要的能源供應國，因此，與俄羅斯間的能源外交更加倍受矚目。而擁有外控的油氣管路也比較不和俄羅斯妥協，如喬治亞，至於其他國家則臣服於俄羅斯的能源戰略。

其二、和與愈多歐盟國家接壤，經濟發展程度較高國家

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烏茲別克、土庫曼、亞塞拜然、摩爾多瓦等，而此些國家也在與俄羅斯協商過程中態度較為強勢，也比較會想和美國或歐盟或中國合作。也許以後和中國接壤的國家，如吉爾吉斯和塔吉克，因為擁

有未開發的油氣資源，受到中國的影響會較大。從地緣政治模型的觀點來看，對於俄羅斯所建構的勢力範圍的安全邊界上，可以看出，對俄羅斯主導之安全與經濟整合圈的離心力較強之國家，多與權力中心之國家接壤或距離較近，如烏克蘭、白俄羅斯和摩多瓦與歐盟國家接壤，而中亞之哈薩克、烏茲別克等則或與中國接壤或與中國距離較近。而這些國家或多或少會受到其他權力中心的牽引，如果俄羅斯的國力與能源產量減弱，俄羅斯勢必要面臨安全邊界解構的威脅。

因此，俄羅斯對前蘇聯地區國家所依據的地緣政治和能源武器戰略，在面臨有能力可以議價的前蘇聯國家（亞塞拜然、烏克蘭、喬治亞）時，在地區整合上，仍有著極大的挑戰空間，但是對於受限制議價能力或無議價能力的國家，如中亞國家（如烏茲別克），或是態度搖擺、模糊於歐俄之間的國家也許在未來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度（例如摩爾多瓦已在2017年成為歐亞經濟聯盟的觀察員），而這些國家都是俄羅斯未來在歐亞經濟聯盟中可以影響或爭取的潛在成員國。

但是，如同俄羅斯學者帕拉莫諾夫（В. Парамонов）和斯托洛柯夫（А. Строков）所言，俄羅斯始終認為，「與俄羅斯相鄰的國家—獨立國協，這是俄羅斯的利益範圍，任何外部的軍事或經濟同盟，任何其他大國包括美國都不能染指該地區」（Парамонов & Строков, 2008），且以能源強權自居，完全從投機主義，也就是俄羅斯的自身利益出發推行區域安全合作，即使是在能源戰略武器的施行和交易成本變項的優勢，俄羅斯較之歐美國家擁有相對的優勢，但是作者認為在前蘇聯區域的未來安全，或是經濟整合（聚合或脫離）上，都將面臨以下三點的侷限與挑戰。

其一，儘管俄羅斯與前蘇聯地區國家的關係在地區整合組織中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對有關安全合作的多邊及雙邊問題也有清晰的規範，但在實際安全合作中，更多的還是以俄羅斯與具體國家的信任關係為主要考量標準，而自2014年克里米亞併入俄羅斯後，再加上2022年俄烏戰爭，前蘇聯地區國家對於俄羅斯的信任已然產生非常大的動搖。

其二，雖然在安全領域的多邊合作中有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與上海合作組織這兩個選項，但俄羅斯明顯傾向於前者，而對於上海合作組織則興趣較低，而

上海合作組織因為是中國涉入較深，也漸漸地在中亞地區國家的影響有超越俄羅斯的相對威脅。

其三，由於近年來國際油價變動多，2014年後歐美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2022年俄烏戰爭經濟制裁再疊加，對俄羅斯的經濟造成極大的影響，俄羅斯對外軍事與經濟能源援助不再是無條件的，俄羅斯希望通過一種以低投入、低成本的方式維持其在地緣政治中的優勢，而這也使得俄羅斯在降低交易成本的努力上打了折扣。

因此，作者認為，後蘇聯空間的發展前景，將取決於兩組因素的相互關係及其相互作用的結果。第一組因素是由該地區內部發展的性質與方向決定的，第二組因素則是受制於外部力量即美國、歐盟等全球角色的影響。但，儘管歐盟與美勢力的進入，俄羅斯目前仍處於地緣政治中的有利地位，原因是因為前蘇聯國家，尤其是裏海與中亞，油氣目前主要還是要經過俄羅斯主導的油氣管線出口，所以俄羅斯在前蘇聯地區地緣政治優勢和對該地區的經濟影響短時間內不會減弱，而對於前蘇聯地區國家也會繼續其在地緣政治上，和在交易成本考量上能源武器戰略的影響，加強歐亞區域整合的進程。

（收件：110年6月19日，接受：111年7月6日）

Russia's Energy Strategy for Eurasian Integration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Jing-Yun Hsu

Associate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Russian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In the 21st century,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as a less sensitive issue has become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trend. In response to the trend of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Russia has changed from traditionally dominated thought of security regional integration to a more geopolitical energy strategy to promote its establishment of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 based on the new “Euras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geopolitical-based energy strategy, the article examines Russia’s geopolitical and energy disputes among the Post-Soviet countries, using the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 model as a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This article believes that Russia, as a rational actor, uses geopolitical energy strategy to reduce transaction costs. Finally, this article uses transaction cost variables to further analyze the bargaining power of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countries and Russia.

Keywords: Russia, Post-Soviet space, Energy Strategy, Transaction Cost, Eurasian Union

參考文獻

- 匡增軍、馬晨晨，2018，〈里海法律地位公約〉評析，《現代國際關係》，11：24-31。Kuang, Zeng-jun. and Ma, Chen-chen. 2018. “Lihai falü diwei gongyue Pingxi” [Comment on The Convention on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aspian Sea].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 24-31
- 許菁芸、宋鎮照，2013，〈地緣政治和國家主權之關係研究：以車臣和科索沃獨立醒思台海兩岸問題〉，《政治學報》，56：55-78。Hsu, Jing-yun and Soong Zhen-zhao. 2013. “Diyuan zhengzhi he guojia zhuquan zhi guanxi yanjiu- yi chechen he kesuowo duli xingsi taihai liangan wenti” [A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State Sovereignty-Comparative Case Studies on Chechnya, Kosovo and Taiwan].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6: 55-78.
- 郭麗雙，2017，〈俄羅斯新歐亞主義的理論建構及其政治實踐〉，《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4：107-116。Guo, Li-shuang. 2017. “Eluosi xin ouya zhuyi de lilun jiangou jiqi zhengzhi shijian”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Political Practice of Russian Neo-Eurasianism]. *Contemporary world and socialism*, 4:107-116.
- 新華網，2018，〈歷史性的「里海公約」解決地區爭端的典範〉，http://www.xinhuanet.com/mil/2018-08/23/c_129938883.htm，查閱時間：2020/09/16。Xinhuaawang. 2018. “Lishixing de ‘lihai gongyue’ jiejie diqu zhengduan de dianfan” [The historic “Caspian Sea Pact” as a model for resolving regional disputes]. August 23. (Accessed on September 16, 2020).
- 楊雷，2004，〈論歐亞經濟共同體〉，《俄羅斯中亞東歐市場（北京）》，11：33-40。Yang, Lei. 2004. “Lun ouya jingji gongtongti” [Russia Central Asia and Eastern Europe Market (Beijing)], 11:33-40.
- 郭武平，2017，〈「歐亞經濟聯盟」在歐亞合作中扮演的角色—兼論與「絲綢之路經濟帶」之競合〉，《全球政治評論》，59：23-50。Kuo, Wu-ping. 2017. “Ouya jingji lianmeng zai ouya hezuo zhong banyan de juese—

- jianlun yu sichou zhilu jingjidai zhi jinghe” [The Role of “Eurasian Economic Alliance” in the Eurasian Cooperation-the competition with the “Silk Road Economic Zone”].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9: 23-50.
- AzerNews. 2019. “Petrofac-SOCAR JV to service Absheron field.” August 20. https://www.azernews.az/oil_and_gas/154987.html (Latest update December 09, 2021).
- BP. 2020.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20.” <https://www.bp.com/content/dam/bp/business-sites/en/global/corporate/pdfs/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bp-stats-review-2020-full-report.pdf> (Latest update August 20, 2020).
- Caspian Policy Center. 2019. “BP, Socar to Begin Exploratory Drilling in Shafag-Asoman Gas Field in Caspian.” January 16. <https://www.caspianpolicy.org/bp-socar-to-begin-exploratory-drilling-in-shafag-asiman-gas-field-in-caspian/> (Latest update December 09, 2021).
-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2011.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Eastern Partnership Summit, Warsaw, 29-30 September,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media/31798/2011_eap_warsaw_summit_declaration_en.pdf (Latest update October 20, 2020).
- Contessi, Nicola P. 2015. “Traditional Security in Eurasia: The Caspian Caught. Between. Militarisation and Diplomacy.” *The RUSI Journal*, 160: 50-57.
- Freedom House. 2021. “Global Freedom Scores.” <https://freedomhouse.org/countries/freedom-world/scores> (Latest update December 10, 2021).
- Gas Transmission System Operator of Ukraine. 2020. “Gas imports to Ukraine amounted about 13 billion cubic meters in January-August 2020.” <https://tsoua.com/en/news/gas-imports-to-ukraine-amounted-about-13-billion-cubic-meters-in-january-august-2020/>(Latest update February 06, 2021).
- Gazprom. 2018. “TurkStream gas pipeline’s offshore section completed.” November 19. <https://www.gazprom.com/press/news/2018/november/article467765/> (Latest update May 20, 2019).

- Gazprom. 2020. "Transportation." <http://www.gazpromexport.ru/en/projects/transportation/>. (Latest update September 15, 2020).
- Gower, Jackie, Graham Timmins. 2009. "Introduction: The European Union, Russia and the Shared. Neighbourhood." *Europe-Asia Studies*, 61 (10): 1686-1687.
- Green, Douglas. 2017. "Caspian Sea dispute: where solutions jump ahead of problems." *The Times of Central Asia*, 01 June. <https://www.timesca.com/index.php/news/26-opinion-head/18120-caspian-sea-dispute-where-solutions-jump-ahead-of-problems> (Latest update October 20, 2020).
- Hanson, Philip. 2007. "The Russian economic puzzle: Going forwards, backwards or sideways?" *International Affairs*, 83: 869-889
- Henley, Jon. 2014. "A brief primer on Vladimir Putin's Eurasian dream", Guardian. 18 February.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shortcuts/2014/feb/18/brief-primer-vladimir-putin-eurasian-union-trade>(Latest update November 13, 2021).
- IEA, 2021. "Oil Market Report-January 2021." <https://www.iea.org/reports/oil-market-report-january-2021> (Latest update January 22, 2021).
- IMF, 2022. "World Economic Outlook." <https://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Latest update July 12, 2022).
- Independent Balkan News Agency (ibna). 2018. "Natural gas: Russia consistently present in Europe." <https://balkaneu.com/natural-gas-russia-consistently-present-in-europe/> (Latest update February 05, 2021).
- Kalinin, Kirill. 2019. "Neo-Eurasianism and the Russian elite: the irrelevance of Aleksandr Dugin's geopolitics." *Post-Soviet Affairs*, 35 (5-6): 461-470.
- Locatelli, Catherine. 2014. "The Russian gas industry: challenges to the 'Gazprom model?'" *Post-Communist Economies*, 26 (1): 53-66.
- Łoskot-Strachota, Agata. 2009. "Gazprom's expansion in the EU: co-operation or domination?" *OSW Report*. October 15. <https://www.osw.waw.pl/en/publikacje/osw-report/2009-10-15/gazproms-expansion-eu-co-operation-or-domination> (Latest update October 10, 2020).
- Mitrova, Tatiana, Heiko Pleines. 2008. *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No. 41: Gazprom's

- Foreign. Energy Policy.”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CSS), ETH Zurich; Research Centre for East Europe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Bremen. https://css.ethz.ch/en/publications/rad/rad-all-issues/details.html?id=/n/o/4/1/no_41_gazproms_foreign_energy_policynr_4 (Latest update October 10, 2020).
- Nakhle, Carole. 2017. “Caspian oil and gas in a world of plenty.” Crystol Energy. <https://www.crystolenergy.com/caspian-oil-gas-world-plenty/> (Latest update January 22, 2021).
- Nygren, Bertil. 2008. “Putin's Use of Natural Gas to Reintegrate the CIS Region.”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55 (4):3-15.
- Orakhelashvili, Alexander. 2008. “International Law and Geopolitics: One Object, Conflicting Legitimacies?” *Netherlands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XXXIX: 155-204.
- Prokip, Andrian. 2020. “A New Era of Gas Wars between Ukraine and Russia?” Wilson Center. November 23. <https://www.wilsoncenter.org/blog-post/new-era-gas-wars-between-ukraine-and-russia> (Latest update February 06, 2021).
- Triantaphyllou, Dimitrios and Yannis Tsantoulis. 2011. “Russia in EU and US Foreign. Policy: The Energy Security Dimension.” in Münevver Cebeci, eds. *Issues in EU and US Foreign Policy*: pp.276-278. Lanham, Maryl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Lexington Books- A Division of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 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me, 2021.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s.” <http://hdr.undp.org/> (Latest update December 10, 2021).
- Waal, Thomas Dec. 2010. *The Caucasus: An Introduc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5. *Markets and Hierarchies: Analysis and Antitrust Implication*.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 Williamson, Oliver E. 1979.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2 (2): 233-261.
- Williamson, Oliver E. 1991. “Compara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 The Analysis

- of Discrete Structural Alternative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36 (2): 269-296.
- Williamson, Oliver E. 2010. “Transaction Cost Economics: The Natural Progress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00 (3): 673-90.
- Zhukov, S., O. Reznikova. 2008. “Economic Integration in the Post-Soviet Space.” *Russian Social Science Review*, 49 (4): 80-92.
- Дугин, А. 1997. Основы геополитики: 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удущее России. Москва: Арктогея.
- ЕАЭС, 2021, «Правовой портал.» <https://docs.eaeunion.org/ru-ru/Pages/DisplayDocument.aspx?s=bef9c798-3978-42f3-9ef2-d0fb3d53b75f&w=632c7868-4ee2-4b21-bc64-1995328e6ef3&l=540294ae-c3c9-4511-9bf8-aaf5d6e0d169&EntityID=3610> (Latest update February 06, 2021).
- ЕврАзЭС. 2015а. «История». <http://www.evrases.com/about/history> (Latest update February 06, 2021).
- ЕврАзЭС. 2015б. «Таможенный союз ЕврАзЭС и ЕЭП». <http://www.evrases.com/customunion/eepr> (Latest update February 05, 2021).
- EurAsia Daily. 2020. “Узбекистан вступит в ЕАЭС: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нет.” 3 сентября.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0/09/03/uzbekistan-vstupit-v-eaes-alternativy-net>(Latest update February 20, 2022).
- Подробнее: <https://eadaily.com/ru/news/2020/09/03/uzbekistan-vstupit-v-eaes-alternativy-net>
- Интерфакс. 2016. "Газпром" подписал контракт на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первой морской нитки "Турецкого потока", 8 декабря. <https://www.interfax.ru/russia/734025> (Latest update October 10, 2020).
- ИСПОЛКОМ СНГ. 2011. “Стратеги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Содружества Независим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14 ноября 2008 года , г.Кишинев) ”, <https://cis.minsk.by/page/18764> (Latest update November 13, 2021).
-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1993. <https://>

constitutionallaw.ru/?p=3666(Latest update September 8, 2020).

Медведев, Дмитрий А. 2016. “Совещание о проекте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22 декабря. <http://government.ru/news/25812/> (Latest update October 20, 2020).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энерге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20.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35 года”, <https://minenergo.gov.ru/node/1026> (Latest update October 20, 2020).

Официальные сетевые ресурс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2008а, Концепция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2008 г. , <http://kremlin.ru/acts/news/785> (Latest update October 10, 2020).

Официальные сетевые ресурсы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и. 2008b. “Интервью Дмитрия. Медведева. российским телеканалам” <http://kremlin.ru/events/president/news/1276>(Latest update October 10, 2020).

Парамонов, В., А.Строков. 2008. “Россия и Китай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литика,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экономика” <http://www.easttime.ru/reganalitic/1/147.html> (Latest update October 10, 2020).

Путин, В. В. 2011. “Новый интеграционный проект для Евразии— будущее, которое. рожд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 Известия, 02 октября. <http://sroportal.ru/publications/novuj-integracionnyj-proekt-dlya-evrazii-budushhee-kotoroe-rozhdaetsya-segodnya/> (Latest update October 20, 2020).

Украинская правда. 2003. “Соглашение и Концепция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Единого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19 сентября. <https://www.pravda.com.ua/rus/news/2003/09/19/4374398/>(Latest update January 23, 2021).